

# 大海日出,这是新一年的时间

□汤养宗

远处的海水正在变成牛奶。这是  
 新年又要开始的时间。我们的身体  
 正以让光阴相认的方式  
 迎合又对抗着阵阵吹来的风  
 天色宜人,大海有杯子里的那种芳香  
 可以大口大口地喝掉  
 愕然间,人与沧海,也是伸手间的热饮料  
 排列在万物序列里的波浪  
 是鼓手,热烈,催生,胸有成竹  
 那相互依偎的喧腾,飞溅起来时

才得知每人都有单独的激荡  
 而我是谁家小儿,面对金色的照射  
 有了吃语,战栗,与翅膀。  
 观海日出,我们站立的地方  
 真正成了地球的宅基地  
 身体涌出了孩提时的笑声,还有花木  
 古朴的气息,而天空又在  
 印证,大海对日出的呼唤依然没有违约  
 在喧响的人数中,大海一个  
 我也算一个。这就叫被照亮

皮肤里的鸟群,相信这一天的开始  
 就是机制,就是歌唱的理由  
 看啊,海水正在选择修辞,正在  
 全部变成牛奶,这刻如此芬芳  
 世界被沐浴,沉浸,抚慰以及深呼吸  
 祖国,你交代我看管的色彩都在  
 任何一条辩证法都服从于  
 这轮日出中的风生水起,披着光芒的我们  
 结成群站在了一起,不修边幅  
 显得有点大手大脚,概无别的大事一样

## 新年抒情诗

□刘笑伟

新的一年开始了  
 蓬勃的心跳  
 注入了更为深邃的含义  
 生命的炉火,正制造光芒  
 温暖每一个人生的细节  
 把希望捧在手心  
 融入脉动,让每一个细微的梦  
 都成真。把每一个深藏心底的祝愿  
 都高高举过头顶  
 我的微笑,你的微笑  
 我们带着体温的呼吸  
 正在岁月的窗花上演绎出奇妙的图景

新年的钟声,被梦想点燃  
 第二个一百年  
 更为壮阔的画卷  
 正在徐徐打开  
 成为我们金灿灿的记忆  
 和越来越清晰的背景  
 新的时间开始了

新的一年又来了  
 当我想起母亲平静的一生  
 往昔的忧伤渐次离去

她坐在窗前  
 低头的那一瞬,我看见  
 阳光流过她的身体  
 接着,有树和鸟窝  
 枝头的鸟儿,窗花  
 落在她身上

我忍不住走过去,躬下身  
 影子恰好落在她的身上

## 母亲低头的一瞬(外一首)

□陈宝全

哦,我还是那个  
 ——趴在她背上的孩子

雪地一瞥

喜鹊身着黑白相间的披风  
 看上去并不比  
 鸽子的羽翎服差  
 斑鸠的项链过于奢华

一只麻雀这么说时  
 另一只默许地点点头

阳光在乌鸦身上闪烁  
 它们是雪地上最黑的雪花  
 我担心大公鸡再跳几支舞  
 头上的红冠子  
 会像雪花一样掉下来  
 那将是最红最艳的一片

新年的钟声敲响之前  
 我听见群鸟的鸣叫  
 像极了人们的欢呼声

## 元旦

□吉尔

一切都变得从容了  
 透过窗户仅有的阳光就  
 知道这是灿烂的一天  
 我要写下一些好词默念  
 给世界  
 给家里的每一盆绿植浇水

时间带给我的和时间带  
 走的  
 都已经不重要  
 我清空自己也清空时间  
 精致的妆容漂亮的衣服  
 和孩子们跳舞  
 把辽阔的词汇让给天空  
 把广袤的词汇让给大地  
 把温暖的词汇留给亲人

想到没有什么亏欠的事情,  
 也没有  
 记恨的人,心痛的事都  
 忘记了  
 我就想赞美人间,并赞  
 美自己  
 赞美和祝福此时此刻的  
 你  
 在诗的那边,我们在新年  
 如此相遇  
 像两朵静默的光

## 历史相似但不是重复

□王晋康

2022年的新年马上就要来了。疫情的再度肆虐给全世界的2021年蒙上了阴影,好在中国强力高效的“动态清零”政策,努力把病毒阻挡于国门之外,成为风雨飘摇世界中的伊甸园。年末有两个好消息,一是中国文联十一大、中国作协十大召开,习近平总书记做了重要讲话,我很幸运地与会聆听;二是成都申办2023年国际科幻年会成功了,其申办过程坎坷而富有戏剧性,让我不由想起那句名言: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但并不是简单的重复。

上世纪80年代末,正是中国科幻艰难的时代,成都《科幻世界》杂志在社长杨潇、总编谭楷、财务莫树清等老一代科幻人的艰难努力下,可以说是独一家挑起了中国科幻的大梁。在财力极其困窘的情况下,他们竟然“异想天开”,想以一家杂志之力承办世界科幻大会(WSF)1991年年会,因为他们富有远见地认识到,年会一旦在中国召开,肯定会大大促进中国科幻的发展。同年5月,杨潇女士拖着装满中国科幻期刊及中国版科幻书籍的沉重书箱,去意大利出席WSF年会。她单枪匹马,代表中国力挫竞争对手波兰,取得1991年WSF年会的举办权。1990年,WSF年会在荷兰举行,当时中国1991年的举办权受到了争议。因杂志社买不起飞荷兰的机票,杨潇不顾晕车之苦,乘火车经过八天八夜的漫长旅途到达荷兰,下车时腿都肿了。许多科幻作家被她的勇气、毅力与激情折服,经她和同事们的努力,WSF成员国再次以压倒性的票数通过在成都举办WSF年会。此后,她担任筹委会秘书长,以出色的组织才能和辛勤工作,使成都年年会成为“WSF成立以来最隆重、最成功的年会”(WSF时任主席爱德华兹评语)。

1991年WSF年会在成都召开后,被冷落多年的科幻在中国开始了艰难的复苏。十几家出版社相继推出上百种中外科幻书。到会的中国科幻作家和编辑大开了眼界,大长了见识。又经过几十年生聚,中国科幻才有了今天的小繁荣。这次成都申办国际科幻年会,中国的科幻实力已经远非昔比,尤其是年轻科幻迷群体的广大,激情之澎湃,常常为国外科幻作家所艳羡。依WSF的规定,投票者要交100美元才能获得投票权,这种规定虽然有点儿“金钱至上”的味儿,但也有好处,那就是投票者肯定是真正的科幻迷。投票的最后结果,中国以悬殊比分力压加拿大,获得年会举办权。我不知道投票者的国别比例,想来中国科幻迷尤其是年轻科幻迷的占比应该相当大,由此也可看出中国科幻的实力,甚至间接折射出中国的经济实力,如果回到1989年,再虔诚的中国科幻迷恐怕也拿不出100美元去投票!

但树欲静而风不止,直到公布结果前夕,不甘失败的加方投票者联合起来通过决议,借口中国投票者的选票填写有瑕疵,想要把中国投的选票全部作废。我们不愿猜想这件事后边是否有肮脏的国际政治因素,但至少说明这种做法有欠光明,有失体育比赛的费厄泼赖(Fair Play)精神。后来经过我方的抗争,WSF协会主席做出了正确的裁定,这次年会才最终花落成都。

回顾两次申办,不由感慨,历史是何等惊人的相似,又是怎样的不同!坦率说,一次科幻大会申办的成功与否能算大事?说句笑话,它绝对影响不了中国前进的步伐。成功了我们当然欣喜,不成功也大可一笑置之,以后继续申办就是。但历史正是由这些小事组成的,是由这些小人物构成的。回首往事,1989年的申办更多是一家杂志之力,颇有点悲壮的气息,而今年的申办,则更多是众多年轻科幻迷群体的欢乐舞台,也部分折射出中国的综合实力。当我们谈到两次申办的相似时,其实更应该认识到时代的不同,时代的前进,时代潮流的无可逆转。

科幻文学是以科学为源头,而科学体系是唯一的,没有西方科学和东方科学之分。因此从理论上讲,科幻文学应该是最具世界性的文学品种。作为一个科幻作家,我一直承认,我更多是受哺于外国科幻(当然也有中国上世纪50年代科幻)的乳汁而成长的。真心盼望世界科幻能排除政治因素的影响,回归它的本原,那就是遵从冷静的科学理性,以上帝的目光看人类,以全人类为主角去书写故事,当我们生活在倾轧斗争的现实世界里,至少科幻群体在精神上应该拥抱世界大同。

## 又见早梅花发时

□璎宁

新年前收到一张照片,是摄影师老Z发来的。照片上是一截黑褐色的倾斜枯枝,为了突出倾斜的枝,背景设置成了白色。照片上一白一黑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像一个隐喻。它不仅指的是颜色的对比、日月的转换,更是在告诉我,从初学写作到登上文学的舞台,就要像那截枯枝,要接受寒雪的淬火。

这是我去年种的腊梅,看似枯萎的枝条中间有个小小的芽苞,透出隐隐约约的亮黄。我觉得这芽苞就像中国作家协会会员证书烫金字上的颜色,正是这亮色将我从一个写作的门外汉领进了文学神圣的殿堂。自此,我不再是一个默默无闻的卖花姑娘,而成为了有着作家头衔的女子。我变得自信坚毅起来,不再惧怕生活的未知。我的写作也从第一本散文集里抒写个人的际遇转变为为社会而写。我的眼光从自我迷恋的描述中转移开去,开始写我花店门口那些普通人,他们的生活、命运、悲喜、顽强,以及他们身上的人性光辉。我也在他们的光辉里成长,让笔墨丰盈,沾满人间的烟火气息。

2018年加入中国作协后,一直是写作的幸运年。长篇散文《玫瑰刺》被《十月》刊发后又被《散文选刊》转载。文学之灯在沉寂多年后,终于点燃,擦亮了我一度暗淡的日子。我与很多读者从这篇散文中找到了自己的精气神。并在这种精气神的鼓舞下,继续文学的道路。也是在这个时候,我才真正明白文艺为人民服务的含义。

这棵腊梅为素心腊梅,是去年春天赶集购买的,亲自挖坑种植在老Z的菜园清闲居里。腊梅的位置在菜园东边,靠近水湾的偏僻角落。我栽种它的时候也是给了自己这样的暗示:写作是孤独的事业,需要避开热闹,静下心来,用独到的眼光发现生活中的美,写出具有思想性、艺术价值与悲悯情怀的文学作品。

去年冬天,梅树出现了不好的征兆,有些树枝开始干枯。当我用手抚摸着它皴裂的树皮,它传递给我的也是一股凉意。有段时间,我甚至将它忘记,或者说不再在意它的死活,没有想到“枯木逢春”,它奇迹般地活了过来。

它用一个微不足道的芽苞告诉我,好的文学作品就是一个积累沉淀的过程,这期间的隐忍,挑战必不可少。

清闲居的一大片麦地,令人欣喜。它躺在蓝天之下,裸露着土黄色的胸膛。胸膛之上,密密麻麻长满了毛茸茸的麦苗。绿绿的、柔柔的,随风摇曳,给我新生命的强烈召唤。走远一看,一条条丝线在飘荡,在舞蹈,在说笑。走近些,那些丝线又模糊起来,变成一缕一缕的青绿,稀疏分布在土地上。土块压着的那些麦苗,没有匍匐倒下,它们弯曲一下身子,朝天空的那条道走去。它们的绕道而行,让我想到了文学,长达十几年的写作,我在乡村与城市之间徘徊,也曾沉醉于田园牧歌式的怀旧抒写,在城市题材的繁杂中迷失浮沉,让写作陷于思想的狭隘与表达的缺失,倘若学习麦苗绕一下路,开辟一条新的路径,自己的作品会不会能灌浆、扬花、抽穗、结果、收获呢?

我从麦地,拔腿跑向了那棵腊梅,它拥挤在栅栏之间,除了我和老Z,没有人能分辨出哪是树,那是栅栏的干树枝。拍的那截枝条似乎又长长了些,那个芽苞已经如拇指肚大小,黄晕渐浓,似乎我一转身就开出花来。其余的枝丫上也长了好多的芽苞,似乎在竞相绽放,又沉默无语。盘点今年,我不但生育了诸多文学的孩子,我还有一树繁花。

时至中午,太阳高悬头顶,我的影子缩在脚下,那般的暗淡、渺小。而那棵素心腊梅,投射到地上的却是婆娑雅致的美姿。那些麦苗依旧不动声色躺在广袤的大地上,以崭新的姿态迎接风雪,也迎接新生。

隐隐约约的,有一种声音,自天宇降落,挂在树梢,又匍匐过黄河,抵达我站立的地方,那是柳梢发出的鸣鸣声。是童年一种悦耳的声音,它正在我写的儿童长篇小说《黄河岸边的小屋》里回旋。这是山东省定点深入生活获批的一个项目。也是我写作的新突破新尝试。展望明年,我需要信心百倍,深入生活,扎根人民,投入到儿童小说的创作当中,做一次回归与寻觅,让童年的欢乐、温馨与美好跃然纸上。

偶尔看那张照片,又有了新的发现:那根树枝的末梢,似乎冲破了画框,伸向了深邃的苍穹。

## 迎接全新的开始

□杲素

情肆虐的日子。长篇报告文学《春天里的人们》首发在《民族文学》2019年第10期,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专号长篇头条,获2019《民族文学》年度纪实散文奖,并由作家出版社出版。这部长篇小说历时一年多跨越三个地区(香港、悉尼、芒市)采访、整理、创作完成。在采访过程中,得到了12位香港普通话女教师同行的配合与大力支持,她们深情倾诉自己在港生活、工作的经历。她们是平凡的,她们也是不平凡的,在异地他乡,面对生活中的各种磨难,仍然坚强面对,乐观豁达,她们个人奋斗的经历与祖国的命运,小我的乡愁思绪与大我的家国情怀都是紧紧相连、不可分割的。旅港这么多年,这期间的变化,正如一花一草一木一叶的改变一样,慢慢成长壮大,慢慢渗透进了香港的每个角落。无论身处香港还是内地,无论香港的文化与内地的文化有着怎样不同程度的差异,彼此共同发展、存有的共同目标,都是紧密联系不可分割的。

一名作家的成长,正如一枚种子的成长,需要经过漫长时间才能够生根发芽、开花结果,才能够由一棵小树苗长成参天大树。27年前移居香港时,我的内心虽有不舍但并不慌张。因为我知道,若在异乡的维多利亚港舀一瓢水,也会有故乡的味道。珠江的源头起源于彩云之南,生命的源头滋养着我,身处何地,都不惊慌。多年来在两地来回穿梭,两个居住地,各自占据我生命的一半时光,他乡亦故乡。即便是疫情阻挡久居云南,偶尔仰望天空时亦会得见紫荆花一般的云彩飘过,它将飘往香江的方向,那是我同样牵挂的城市,那里也有我的亲人和朋友。

这一次的参与与深入生活的体验,让我感触良多,更让我从内心激发出一股创作的热情和力量。即将到来的新年,我当谨记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结合香港与内地的实际情况,写出更多有筋骨、有道德、有温度、有深度的作品,用作品来说话,向世界讲述好中国故事。从年初春天的原始丛林里走出的野象,让我想到地球万物,皆为自然之子。生命共同体这个话题,将成为未来社会的热点。新的一年,我也将以爱与和平为主题,用文字记录自然界生命的印迹,记录人类热爱自然、善待自然、保护自然,人与自然相互依存,共建和谐共生的美好世界。

回到雨后的山城芒市,车窗外熟悉的街道上,亚热带的花草树木依然繁茂,那一闪而过的每间店铺都知道名字,心突然就觉得莫名地安稳、踏实。从寒风凛冽的北方归来,这一路铺开的绿,是盛大的欢迎礼,亦是心灵的安慰剂。或许,这就是故乡的力量。

春天即将到来,让人怀有敬畏之心,聆听万物回音,从中引发对自然对生命对爱和尊严的新的思考,寻求更为深沉的生命意义。

昆明飞往北京的航程,一场隆重而庄严的盛会在等待着我。舷窗下的城市,明亮的灯火铺开一路星盘,从天上往下看,地下的道路四通八达,星光璀璨,从眼前绵延至天边,灯火里的昆明,在向旅人们讲述着百姓的生活、城市的文明。

当我身着傣族盛装走进人民大会堂的时候,正是傣族人民迎接傣历新年的同时,对我个人而言,意义尤为重大,能够在此刻走进人民大会堂,参加中国文联十一大、中国作协十大盛会的召开,既是迎接新年的到来,更是迎接一个全新的开始。

整个会议的过程,我神情专注而又禁不住激情澎湃。能够以香港作家代表身份参会,能够亲历如此盛大的场面,在台下聆听习近平总书记的亲切讲话,这在前简直是难以想象。那一天,我特意身着传统的傣族服装,尽管身在港澳台代表的行列,我亦不忘自己是一名傣族作家。双重的身份,让我觉得身上的责任和使命加重了。怎样写好内港两地的故事?怎样让香港文学能够更加活跃,在湾区、在中国乃至全世界产生更大的影响?我想,作为一名香港作家,应该担起重任,让文字的力量,在无形中加速香港的去殖民化进程,助力香港和内地进一步紧密融合以及香港的繁荣稳定,做好内、港两地的联络员。

在大会闭幕的第二天,《民族文学》杂志社就组织23位作家,组成文学采风团来到了内蒙古自治区乌兰察布草原。于12月19日到22日,展开了以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为主题的文学实践活动,在当地文艺界掀起了第一轮学习讲话的热潮。

乌兰察布是中国古代北方文明的重要发祥地,在草原丝路和万里茶道有着重要地位。作家团走进草原深处,到达乌兰察布市察右后旗大六号镇丰裕村深度调查当地村民脱贫攻坚的难忘历程和乡村振兴的具体内容。作家们到村民家中了解他们的生活状况,步入村间巷口体会农村的村风民俗,到丰裕村东山小流域治理现场,调研水利工程“丰裕源”的水源和生态治理情况,整体了解乌兰察布市乡村振兴的推进工作。

站在乌兰哈达火山口,天空如此干净,蓝得如此纯粹,在仰望的那一刻,感受到大自然的神妙,灵魂似乎都得到净化。在乌兰察布市察右后旗丰裕村,我遇见了朴实敦厚的村企负责人景明,他讲述着自己创业的艰难历程,其中一句让我颇为动容:我之所以那么努力地去去做,只是为了找回一个农民的尊严。过去一贫如洗的村庄,在党和国家的好政策下,有了翻天覆地的改变。而这个当初要找回尊严的农民,如今已是村里致富的领头人。

马上是新的一年了,想起今年年初在昆明做了一场新书《春天里的人们》签售分享会,当时还是疫